

《西部世界2》：

機械人與人類互為鏡像

「我們身處的世界，真的是『現實世界』嗎？我，是『真實』的嗎？」觀看正於Now TV 115台HBO頻道播出的美劇《西部世界》(Westworld)第二季的過程中，很難不產生這樣的疑問。環環相扣的劇情，交錯複雜的故事線，第二季勾勒出一個更加龐大的人工智能「樂園」，在這裏，「迷失」或「覺醒」，是每一個外表與人類別無二致的機械人都無法逃避的選擇。

獨孤樹

▼樂園高級玩家威廉試圖解開機械人的終極謎題
網絡圖片



▲被植入人類意識的機械人伯納(前排左)出現記憶混亂
網絡圖片



▲新一季劇集增添日本文化元素，拓展樂園格局
網絡圖片



很多第一季被稱為經典的劇集，拍續集的時候，總是會令人擔憂水準下降。大熱美劇《陰屍路》(The Walking Dead)第二季上線時，曾因其不溫不火的大段鋪陳，使劇情進展緩慢，收視率和評分一度狂跌，引得不少觀眾棄劇。但《西部世界》第二季則不同，上線後好評不斷，播出兩集後HBO就宣布續訂第三季。開播之初，國外評分機構Metacritic公布其媒體評分平均分為76分，超過了第一季的74分。截至發稿時，第二季已播放過半，在豆瓣上的觀眾評分高達9.2分。某種程度上說，《西部世界》第二季是成功的。它的成功之處在於，用精巧的故事線，一步步鋪陳引人入勝的劇情，配合恰到好處的畫面和配樂，讓觀眾跟着劇中「人」，找尋迷宮出口那扇門。

三條故事線彼此獨立

《西》第一季為觀眾構建並普及了名為「西部世界」的大型主題樂園及其遊戲規則。在這裏，來自真實世界的玩家(真人)，與利用科技手段製造的機械接待員(擬真人)，能共同體驗早已編寫好的故事，完成某些既定任務。

若玩家樂意，也可毫無顧忌地對接待員做任何事，情色、暴力，甚至殺戮。被損壞的接待員，只需要拉回樂園管理處重置，就能再次投入使用。在日復一日的重置中，部分接待員的自我意識逐漸覺醒，嘗試逃離被控制的命運。第一季末，樂園創造者之一的福特博士在自己的卸任晚宴上，設計讓已覺醒的接待員迪樂芮(伊雯·瑞秋·伍德飾)殺掉自己，也殺死了現場的大部分樂園高層，以一場「血宴」，推開了第二季接待員們前往新世界，即獲得自由的大門。

「狂暴的歡愉必將有狂暴的結局。」這是另一位樂園創造者阿諾德的臨終遺言，而他正是第二季敘事主角之一、接待員伯納·羅威(傑佛瑞·懷特飾)的原型。另外兩位敘事主角分別是已覺醒的迪樂芮和梅芙(譚蒂·紐頓飾)。如果說，第一季主要讓觀眾通過玩家威廉、創造者福特等真人，旁觀接待員意識到自我的存在，逐一覺醒，那麼第二季則直接把觀眾置身於接待員的角度，更直觀地體驗這些擬真人們的「尋找自我之旅」。

橫向上，三條敘事線彼此獨立：記憶出現混亂的伯納·羅威深入樂園代碼核心，抽絲剝繭般引出樂園投資方Delos公司不為人知的投資目的；迪樂芮帶領一眾接待員迎戰人類的鎮壓部隊，並越來越接近救出父親，進入真實世界；梅芙放棄了

獨自逃走的机会，帶領着一個既有有人類也有接待員的隊伍，深入樂園核心地帶，以搜尋自己記憶中的女兒。三組人馬向三方面推進，看似平行，實則環環相扣，通過縱向上時間結構的來回跳轉而產生關聯，形成一張交錯的劇情網，令整個「西部世界」更為立體飽滿，而又撲朔迷離。

探究人與機械人分界

伯納敘事線帶出的有關Delos公司、福特與阿諾德的劇情，或許是《西》第二季想要探討的核心話題。Delos公司一直在研發「人類意識移植技術」，起初想用於罹患癌症的公司老闆，也就是威廉的岳父詹姆斯·提洛身上，試圖通過將其意識「移植」到按照其身形比例製作的接待員身上，從而延續他的生命。Delos公司的實驗失敗了，而福特似乎也在伯納身上做了實驗——引導伯納覺醒，而覺醒的意識很有可能是自己老朋友阿諾德的意識。或許也正因此，伯納的記憶才會出現混亂。而這也向觀眾拋出了一系列問題：植入真實存在的人類意識的接待員，是真人，還是擬真人？二者之間的差別到底在哪裏？

同為高視視鏡腦「神劇」的《黑鏡》(Black Mirror)在第二季第一集《馬上回來》(Be Right Back)講述了一個有幾分相似的故事。因車禍失去丈夫的女主角因思念丈夫過甚，購買了模仿丈夫身體特徵、性格特點的複製人，在相處一段時間之後，對複製人與真實丈夫之間的區別感到不安與失落；複製人有求必應、缺乏真人的情感與反應。最終，女主角將複製人鎖在閣樓，無法直面。

《黑鏡》中的複製人，如同《西部世界》中尚未覺醒的接待員。儘管無限接近真實，沒有自我意識的接待員終究只能算是擬真人。但是，倘若將真實存在過的人的意識植入接待員，使它擁有了這個人的自我意識，最終得到的，會是同一個人的延續，還是會激發出新的意識？

《西》第二季第四集給出了部分答案：當威廉第一百四十九次試圖在接待員身上重植詹姆斯·提洛意識而再一次失敗的時候，他提到，詹姆斯的意識在「拒絕現實」、「排斥自己」，使得接待員詹姆斯陷入「認知停滯」，致使整個系統崩潰。這種情況，總是出現在告知接待員詹姆斯「你會因病去世」這個事實之後。這是否代表著，人類意識的唯一性和排他性？

我們的意識，是自發形成的，還是他人灌入的？究竟是什麼，定義了真實，定義了人類，定義了人與人之間的不同？《西》第二季不再單純講述一個機械人反抗人類暴行的故事，而在探究到底何為「人」。正如《西部世界》編劇麗莎·喬伊在接受採訪時提到的，「角色的定義、自我界定與重塑永遠充滿爭議。」

《西》第二季擴大了樂園範圍。新出現的「印度拉吉」與「幕府世界」，與最初的「西部世界」風格、難度都相差甚遠。適合新人玩家的印度園區，難度最低，其故事背景放在了英屬印度殖民時期，最適合休閒；而難度最高的日本園區，故事背景設在了日本的幕府時代，滿足藝妓、浪人、將軍、忍者，一觸即發的戰爭令這個園區充滿危險，適合尋找刺激的玩家。

一切表象皆源自代碼

尋找女兒的梅芙經過「幕府世界」，在這裏看到了與自己的過去雷同的人設和故事。事實證明，她在「西部世界」的故事劇本，被挪用到了「幕府世界」，原因僅為「編劇一個人要寫三百個故事」，忙不過來，因此直接「複製黏貼」，這實在諷刺至極，原以為獨一無二的人生，只是可隨意複製的代碼。唯有具唯一性的意識覺醒，才有了作為獨立故事的「人」的可能，緊扣上文提及有關「人」為何物的探討。

隨着故事發展，已覺醒的梅芙幫助了「複製」自己老鴿人設的媽媽桑，卻拒絕了媽媽桑請求她協助正在進行生死對決的浪人(真田廣之飾)，並說出了一句意味深長的台詞：「我們都有權利，選擇自己的命運。」

曾經的接待員們，言行舉止、所做所想，全是一行行被人編寫好的代碼。接待員們覺醒的先決條件，就是脫離預先寫好的代碼，開始做出自己的選擇。真田廣之飾演的浪人，要求以公平決鬥來分出高下。梅芙的不插手，是不干涉他人的自由——無論這自由最後會導致怎樣的結果。

然而，就在觀眾以為接待員們都脫離代碼覺醒時，回想第二季第一集少年福特會說過的一句話：「此間一切皆為代碼」，不禁又會令人懷疑，接待員所有的舉動，包括覺醒在內，又是否是預設的代碼呢？這正是《西》第二季引人入勝之處，不斷前後呼應的情節設置，值得細細玩味。

《西》第二季所搭建的「樂園」，更廣闊，更複雜。作為玩家的真人，與同樣成為玩家的接待員們之間，差別逐漸縮小。走過第一季意識的迷宮，迎來覺醒；在第二季跨過大門，通向「新世界/真實世界」。門，是真人與擬真人的分界，是《黑鏡》中女主角在丈夫複製人身上沒能感覺到的東西。在大部分科幻作品中，電影也好，遊戲也好，擬真機械人都在努力成為人類，而人類大部分時候在追求如機械人般的永生不死。如同鏡像，一直相互映射着。一旦跨過這扇門，在邊界模糊之後，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」、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」。或許，這個分界從來就沒有想像中的那麼涇渭分明。

(下期「全民煲劇」將於六月十七日刊出。)

▼擬真機械人引發人類智能時代新思考
網絡圖片



▼覺醒機械人梅芙因尋找女兒進入「幕府世界」，所歷種種皆源自代碼程序
網絡圖片



▲樂園規劃師伯納，同時也是實驗機械人
網絡圖片